

皇清經解續編卷十三

南菁書院

四書稗疏二

論語

衡陽王夫之而農著

千乘之國 按周制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加一里者加八里也出長轂一乘則是提封七十二井而一乘也如孟子言公侯之地方百里則提封萬井僅得戎車一百三十九乘

內不足八井

而王制鄭注云周公攝政致太

平斥大九州之界以封諸侯大國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方百里方五百里之國其提封二十五萬井方四百里之國提封一十六萬井是大國當出賦三千四百七十二乘

餘六井

次國當出賦二千二百二十

二乘

餘十六井

皆不啻千乘已也而千乘之賦計其提封當七萬二

千井以開方計之其爲國大略地方二百六十八里稍弱視伯國而小何云大國所以然者開方之法兼封域之地計里而爲疆而賦車之制以實耕之田計夫而出乘按周禮上地不易之田百畝中地一易之田二百畝下地再易之田三百畝則損下地益上地折中而言率一夫之田二百畝以爲常而山澤邱陵經塗城邑園林皆在開方計里之中則爲方五百里者以半準之爲夫田者方二百五十里以夫制賦大率在千乘內外耳是禮註言分封之制固詳於孟子而孟子言諸侯皆去其籍則其得之傳聞以殷末周初之制言之而非周公之典矣乃春秋之季增賦益兵如魯作邱甲則四而增一故叔向曰革車四千乘以周制準之則當有二十八萬八千井之提封爲地方五百里

有餘而以前法準之則地方千里者之幅員未能如是之大也
論語屢言大國止於千乘而孟子言萬乘非徒壤地之兼并抑
賦兵之繁重也

子禽 古人名與字義必相連如賜則字贛商則字夏耕則字
牛參則字輿皆是也陳亢字子禽者亢兔迹也逐兔者躡其迹
則得禽矣禽如田無禽逐禽左之禽獸也非鳥也亢迹之亢音
胡郎切讀如杭其音古郎切者喉也音苦浪切者高極也皆於
子禽命字之義無取

北辰 集註云北辰北極天之樞也於義自明小註紛紜乃指
爲天樞星誤矣長者次舍之名長非星星非長也北極有所
而無其迹可以儀測而不可以象觀與南極對立而爲天旋運

之紐以渾儀言凡星之屬皆在第八重宿曜天而北極則在第九重宗動天若天樞之爲星乃北斗杓星斗移而杓不動然亦隨斗左旋不能常居其所又紫微垣中有極星者以去極得名極無可見觀象者因此星以髣髴其處此星輪轉於極之四圍非能與極而皆不動極以其柱天而言樞以其爲運動之主而言辰則以其爲十二舍之中而言也

子奚不爲政 集註言定公初年孔子不仕又云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意謂定公爲逐其君兄者所立孔子恥爲之臣而託孝友之言以譏之審然則孝友爲借詞而父兄祇爲口實矣後世士大夫不合於時託言歸養乃不誠於君親之大者豈聖人而爲此哉夫子言孝友必有所致其孝友者則此言

之發必於母兄尙在時矣定公初年孔子年四十有餘而定公
中載孔子出仕以後周流列國更未聞有宅憂之事伯兄早卒
故嫁子而孔子爲之主則母兄之喪皆當在昭公之末孝友之
言亦豈不言及而心愴乎抑定公九年孔子爲魯司寇明年相
公於夾谷豈九年以前爲不孝不友之定公九年以後爲孝友
之定公乎意此問答在昭公之世而孝友之論則集註所謂至
理不外是者誠爲臆論勿容他爲之說也

以雍徹 集註云徹祭畢而收其俎也今按祭之有樂殷以之
求神周以之侑神故必當祭而作有升歌有下舞皆在尸卽席
獻酢之際及尸謾奏肆夏則樂備而不復作若徹則尸謾主人
降祝先尸從遂出於廟門主人餽畢而後有司徹徹者有司之

事主人且不與矣尸與主人皆不在神亦返合於漠而尙何樂之作哉抑繹雍詩之文義皆非祭畢之辭蓋大禘之升歌則雖天子不於徹時奏之三家雖僭奚爲於人神皆返之後更用樂乎然則徹者少牢饋食禮所謂有司徹蓋大夫賓尸之祭名也天子諸侯則於祭之明日繹而大夫則於祭日之晏徹徹以賓尸而用樂者春秋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繹而用樂也大夫少牢饋食徹以賓尸則不用樂徹而用樂又歌雍焉斯其所以爲僭正祭之日升歌清廟繹則歌雍其詩曰旣右烈考亦右文母旣云者言其前日之已致虔也然則奚以別於絲衣蓋絲衣者時享而繹之詩雍者禘而繹之詩熟繹詩文當自知之

灌 集註誤立灌地降神之文而慶源輔氏盛爲之說徇白虎

通之失與開元禮醑酒之妄愚已詳辯之於詩稗疏矣抑攷家
禮註引張子曰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贊奠枕是也則張子已
知程子酒必灌於地之說之非矣乃楊氏復又曰家禮初獻取
盞祭之茅者代神祭也則說尤支離夫家禮之舉盞灌於茅上
其所取法則祖白虎通之說以擬禘之灌鬯耳今云代神祭則
禘之灌鬯亦代神祭乎雖朱子嘗曰醑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
地以降神一以古者飲食必祭神不能自祭故代之乃不知飲
食而祭者于豆間人之祭也不以茅何獨代神祭之用茅也用
茅者沿杜預以包茅縮酒誤爲醑酒因雜引以成乎非禮耳蓋
降神之說既窮而又爲代祭之說以文之但因仍流俗而強爲
之飾耳不知灌非虛置之筵上乃置之尸前也既獻之尸則尸

舉之尸祭之奚有別降之神而又何代爲之祭耶唯不知祿爲酌鬯初獻之名而灌乃祿字之假借初非灌園之灌諸妄展轉愈入於迷等祖考之靈於圃蔬畦稻唯以張子之言爲破妄之斧博求之詩及周禮以爲論定而反求之爲人子孫者之心謂傾酒於糞壤以事先爲安否則諸說之謬不攻而退矣

奧竈 五祀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之所以養也祀以雞其禮先席於門奧西東設主於竈陞先席於門奧西東者迎神也門奧西東者門在東奧在西席設於門之西奧之東正當室之中而居戶外其非席於奧審矣祀門設主於門左樞祀戶設主於門內之西祀行爲轍壤於廟門之西設主於其上唯祀中霤設主於牖下牖在室西南其下卽奧也是則唯祭中霤則於奧餘

祀皆不於奧而設席也與其媚奧寧媚竈云者謂中霤爲土分
王四季不能爲四時之主故集註謂無恆尊不如竈之主火而
司養專四時之一爲在時而乘權也昧者誤讀設席於門奧西
東之文遂謂四時之祭皆先席於奧亦習謬而不覺矣

公治長 公治者亦魯公族以字爲氏春秋傳季氏取卞使公
治以告長蓋其孫而以王父之字爲氏也野人語有云長以知
鳥語取羊致陷縲綬而復以鳥語告齊師得釋不知其所自起
沈佺期詩曰不如黃雀語能雪治長猜妖妄之傳自唐已然矣
公治鳥語閔子蘆花說皆猥鄙且以鳥音而叶唐韻俗儒因論
語有非其罪也及孝哉之歎附會成誣亦可惡也公治本複氏
長其字也讀如掌而佺期以治長連稱又以平聲呼長作萇疏

謬如此無惑乎其樂道俗劣之談也

乘桴浮海

集註曰傷天下之無賢君於義自明惜未言欲行

道於海外遂使俗儒以魯連蹈海管甯渡遼擬之一筏之汎豈
犯鯨波陵巨洋者乎夫子居魯沂費之東卽海也其南則吳越
也夫子此歎傷中國之無賢君欲自日照通安東贛榆適吳越
耳俗傳夫子章甫鳴琴而見越王勾踐雖無其事然亦自浮海
之言起之程子春秋傳言桓公盟戎而書至以討賊望戎蓋居
夷浮海之志明其以行道望之海外故子路喜而爲好勇之過
謂其急於行道而不憂其難行也

千室之邑

邑有公家之下邑有大夫之采邑下言百乘之家

則此邑爲公家之下邑矣室者商賈之廛居也因此以知朱子

所云農民有二畝半之宅在邑者爲非制也

詳詩稗疏

使一夫而一

室在邑則千室之邑爲一百二十五井之氓六十四井而出一乘計其所出兵賦止二乘惡足與百乘之家並稱而必冉有之始能爲之宰乎蓋農民所征一成而出一乘之甲士步卒若車輦馬牛則商賈計廛而授賦故國語曰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是以魯用田賦而春秋譏之車輦馬牛爲商賈所出故此言治賦而以千室計之商賈之賦所征多寡輕重今雖亡考以此文推之千室之賦當與百乘相上下或十室出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蓋車可數十年不敝而馬牛更有孳息則商賈之歲輸亦非過重也

山節藻梲

禮器稱管仲山節藻梲則不獨臧氏爲然春秋之

大夫僭者類然矣此言居蔡又言山節藻梲自爲兩事非謂以此飾居蔡之室也龜掌之太卜藏之於府雖天子亦不別立宮以處之臧孫雖僭不應創此且管仲之宮亦豈以處龜乎然則山節藻梲者亦臧氏之宮耳集註言刻山於節畫藻於梲鄭康成禮記註則以山藻皆爲畫文說旣不同抑鄭氏言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礪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則豈管仲臧辰之制爲耶使其制爲則亦無所於僭而禮器何以譏其濫乎蓋山者斲之穹窿如山藻者水中潔艸卽密石磨礪治令瑩潔斯以爲無知妄作僭王侯之制與

左丘明 史記左丘失明爰有國語則明卽作春秋傳者而集註云古之聞人蓋謂左氏於夫子爲後輩故春秋傳記孔子卒

後事夫子所稱道以自徵信必先進不宜下引當時弟子行之人乃曰左丘明恥之則藉爲古人其恥巧詐者非可筆之於書夫子亦何從知之如云賜也亦有惡乎以公非必從眾論何嫌取正左邱乎但史記言左邱失明則似瞽故而名明此亦不足信如孫臏刖足而名臏未刖之前豈無名耶

老彭 先儒謂老彭爲二人老老聃彭彭鏗乃彭鏗他不經見唯漢藝文志有彭祖御女術則一淫衰之方士耳集註據大戴禮商老彭仲傀之教人謂爲殷之賢者攷仲傀卽仲虺萊朱也老彭在其前皆成湯時人而子曰我老彭親之之詞必覲面相授受者矣按老聃亦曰太史儋聃儋彭音蓋相近古人質樸命名或有音而無字後人傳聞隨以字加之則老彭卽問禮之老

子矣禮記稱吾聞諸老聃聃蓋多識前言往行以立教者五千言中稱古不一而曰執古之道御今之有則其好古而善述可見矣特其志意有偏故莊列之徒得緣飾而爲異端當夫子之時固未汎濫以親相質問而稱道之又何疑焉

司敗 集註云司敗司寇然敗之爲言伐也則主征伐蓋司馬之職也乃陳爲虞後修天子之事守世用虞禮官仍舜典舜命皋陶作士而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屬之九官別無典兵者則虞制司馬司寇合爲一官而陳因之猶宋之有司城一用殷禮而非周官耳

誅 集註云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然子路當夫子疾病之時而稱哀死之辭雖君子之前可無拘忌然亦太不倫矣且誅

之言曰禱爾於上下神祇抑於哀死而述行何當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六曰誅誅者告神祇之辭也鄭註亦以爲賜死者以命之詞審然則宜爲喪祝所典周禮所謂掌喪祭祝號是也固非太祝之所掌矣按說文此誅字當作譌或作譌許氏曰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而引論語譌曰以徵之其从言从未者許氏曰謚也則鄭氏所謂賜死者以命之辭也是太祝所掌之誅與此誅曰皆當从譌而爲致禱之辭庶乎子路之稱之亦無嫌矣

三以天下讓三讓者一辭世子二辭國三逃勾吳於義自顯集註以三作去聲讀釋爲固遜殆以一讓爲禮讓再爲固讓三爲終讓此古贄見燕饗登降之文而施之父子兄弟之間與宗

社之大事不已諼乎按吳越春秋王季以太王之命致位於泰伯三致而三讓則讓在季歷嗣服之初其時雍岐勾吳相去二千餘里虛大位於告終之時走使命於江淮之表積歲月而未
有定有是理哉劉敞又以王季文王武王爲三文王百齡中身
嗣服武王末受命計其時泰伯之薨已久安得與武王相推遜
乎若謂文武皆繇泰伯之讓而得嗣則有周三十餘世乃至赧
王皆泰伯之所讓奚但三哉至於或引漢文帝讓三讓再爲比
則漢文亦禮讓之文耳羣臣一勸進而一卻之今太子嗣立亦
三進箋而再不允泰伯之讓夫豈其然諸說旣皆不通故知三
讓者一辭爲世子二辭位三逃之勾吳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 集註謂荆梁雍豫徐揚熊氏謂徐揚無攷

然文王質成虞芮虞芮國在河中今平陽府境西伯戡黎黎今潞安府黎城縣皆冀州之域而孟津牧野固屬豫州至武王時猶爲殷有則文王已兼有冀土而豫州尙多屬紂則三分者約略言之非專言六州明矣九州之域青兗徐豫小雍梁荆揚大非可合三州爲一而三之也

子路使門人爲臣 集註云臣家臣按家臣之屬有家宰有邑宰有家司馬有家宗人有家士但云家臣不知何職且此諸臣皆非緣喪而設按周禮司馬太僕之屬有小臣二人掌士大夫之弔勞又喪大記云小臣復又云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又云浴小臣四人抗衾又云小臣爪足又云小臣爪手翦須皆與死者親故曰死於臣之手然唯諸侯之喪爲然天子則用